

2025年12月16日  
星期二  
责任编辑:何菁  
版式设计:姚洁琼

06

**“渔网”意象的经学传统与诗学嬗变**

“渔网”意象在先秦时期开始萌芽，随后经历了语义的持续流变，从最初单纯的捕鱼工具渐渐演变为诗中的生态符号，记录着人与海关系的动态变化进程。

《周易·系辞》里“做结绳而为罟”的表述，赋予了渔网“仰观俯察”的认知功能；《毛传》把“罟”解释为“王罟”，郑玄又阐释其有“天子之网罗四海”的寓意，二者的注解层层递进，使得“罟”这一原本用于渔猎的工具，升华为象征王权秩序的具象符号。这种从实用功能到象征意义、从民间日常到朝堂秩序的语义转换，标志着“渔网”意象正式融入“观物取象”的礼乐阐释体系，为后世文学中渔网与天道、士人精神等多种象征关联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制度性基础。

唐宋时期，“渔网”转变为文人精神的一种载体，以柳宗元的《渔翁》为例，其中“烟消日出不见人，欸乃一声山水绿”这句经典诗句，虽没有直接去描述渔网，但其所描绘的“欸乃”，巧妙地暗示了收网归舟的动作。这种“不写之写”的技法，将渔业劳作升华为精神超脱的仪式化表达，渔网也随之逐渐演变成士人阶层“用行舍藏”生存哲学的隐喻载体。杨万里《舟过德清》中“渔网挂晴沙，酒旗招晚照”，则把渔网“挂晴沙”的静态画面与酒旗“招晚照”的动态场景相互对照，在不经意间暗示了自然与人文之间和谐共生的秩序，与朱熹“理一分殊”的哲学观形成互文。白居易《昆明春》在歌颂“渔者仍丰网罟资”时，已关注到渔网作为生产工具的实用属性，后句“贫人久获菰蒲利”，既肯定渔网的经济价值，又警示过度捕捞所带来的生态隐患，为清代“渔网”意象的生态转向埋下伏笔。

到了清代，聂璜《海错图》中“带鱼入网即毙”的记载，颠覆了《周易》“生生之谓易”的生命哲学，深刻揭示出过度捕捞、依赖工具对生态造成的破坏。在传统农业文明叙事框架下，人们关注的往往是渔获的多寡丰歉，而此记载却突破这一局限，以直观且冷峻的笔触呈现出渔网对海洋生物生存的致命影响，清代文人的生态意识觉醒，为当代舟山诗群提供了方法启示：当渔网不再仅是捕捞工具，其意象重构便成为必然。

**舟山老渔网里的旧时光  
藏着海岛人的不舍与牵挂**

在舟山群岛诗人的创作视野里，“渔网”这一意象早就超越了它作为单纯捕鱼工具的基本定义，经历了从呈现人类对海洋征服力量的器具，转变为承载生态反思意义载体的深刻过程。这个意象的演变路径，是当代海洋诗歌对传统渔猎文化进行创造性改造的体现，也反映出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自身与海洋关系认识的变化。舟山诗人依靠其敏锐独特的生态眼光，重新塑造了“渔网”意象，在由“渔网破碎的网眼和锈蚀的经纬线”构成的特别情境中，用心描绘出一幅包含全新共美内涵的多彩画面。

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，舟山渔区正悄然发生着一场变革：木质的渔船逐渐被钢铁材质的船只所替代，从事手工织网的渔妇数量减少，而机械化的捕鱼设备日益增多，那些曾经陪伴渔民度过一生的旧渔网，有的被堆积在仓库的角落，有的随着旧船一同沉入了海底，这样一种“传统渔猎生活逐渐消逝”的情景，成为了诗人们笔下所牵挂的对象。这一阶段是舟山诗群“渔网”意象内涵的奠基时期，其核心内容围绕着“情感表达”以及“文化记忆”来展开，初步构建起“情感与记忆的承载者”这一核心属性，为后续内涵的拓展奠定了基础。

厉敏《沉没的渔网》(1992)中“网眼漏下的月光/比潮水更懂得沉默的重量”，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诗句以“漏下的月光”赋予渔网动态感：清冷无形的月光被渔网“束缚”又“漏下”，暗合其对情感的“收纳”功能，恰似人们试图掌控情感却难以如愿的状态。这里的“沉默”，不只是渔网“沉”了，更是老渔民心里的老日子“沉”了：从前摇着橹、喊着号子收网的热闹，手工补网时的家长里短，都随着机械化的推进慢慢淡了。诗里的“沉默”，藏着对旧时光的怀念，也藏着面对变化的些许

**从捕捞工具到共生美学  
渔网里的舟山诗意图**

□邱双双 刘霞



落寞。所以这时候的渔网，成了诗人们寄托情感的载体；写渔网，就是写海岛人对传统生活的不舍。如此一来，渔网实现了从单纯“工具”向“情感符号”的初步转变，开启了“情感承载者”这一内涵的雏形。

这一内涵在后世创作中得以延续，“渔网”成为“时间记忆的承载者”，如李越《搁浅》(2010)中“沙滩上腐烂的网/正在翻译礁石的年轮”，“腐烂的网”对应时间的侵蚀，“翻译礁石的年轮”直接将渔网与时间记录功能关联，让“渔网”成为解读岁月痕迹的媒介；厉敏《船骸》(2018)中“锈蚀的渔网/勒进龙骨最后的呼吸”，更是把旧渔网与退役的老船绑定：渔网锈了，船也老了，却都成了记录海岛岁月的“活文物”。

进入21世纪，“保护非遗”成了舟山人的共识。舟山的“渔民号子”“海洋故事”等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渔民们开始意识到，祖辈传下来的渔猎文化，是海岛的“根”。诗人们也跟着动了情，想把这份“根”写进诗里。

在这一时期，“渔网”意象在情感基础上，进一步融入“文化与记忆”元素，开始向“文化载体”延伸。谷频《记忆的拓扑学》(2003)中“候鸟穿过经纬线/天空是一张被风揉皱的网”，突破渔网的实体限制，将“天空”比作“被揉皱的网”。“经纬线”既呼应渔网的编织结构，又暗合地域文化中“海洋与天空的关联”。在海上进行劳作期间，天空充当着方向的指引，候鸟迁徙所经过的路线，恰似祖辈流传下来的捕鱼航线一般，其中蕴含着海岛人与大海以及天空之间的紧密联结。谷频《鱼汛》(2005)中“收网的号子切开海平面/褶皱里藏着祖先的掌纹”，则直接关联“历史记忆”。“收网号子”是老渔民传了一代又一代的“渔歌”，渔网的“褶皱”，多像老人手上的掌纹，每一道都记着祖辈的捕鱼智慧。

这时候的渔网，不再只是“怀旧符号”，更成了传承渔猎文化的“纽带”，诗里的渔网，连着海岛人的“文化乡愁”。在这个特定的时刻，那渔网已不再仅仅只是一种工具了，它成为了传承文化的一条“纽带”，而诗里面的每一个网结，都紧密地系着海岛的根源。

**渔网织就的“文化根”  
系着海岛人的寻根与哲思**

21世纪最初十年成为了“渔网”意象内涵的一个爆发阶段，它是在20世纪末“情感与记忆”基础之上，拓展延伸出了“文化寻根”“时间哲学”“精神寄托”等多个维度，其核心构建形成了“文化与哲学的隐喻体”这样一个类别，并且保留着“情感承载者”的属性，达成了意象的多层次发展态势。

李越《洄游》(2011)中“族谱的网结里/鱼群正逆流返乡”，将“渔网”与“族谱”深度绑定。“网结”对应族谱中的家族节点，在族谱中，每一个家族分支如同渔网的网结，连接着不同的家族成员。“鱼群逆流返乡”象征对家族根源的追寻，鱼群在洄游过程中，克服重重困难逆流而上，回到它们的出生地，这与人们对家族根源的探寻相似。比“祖先掌纹”的隐喻更具象，渔网不再是“承载记忆的工具”，而是“文化寻根的路径”。

这一时期“渔网”意象的最大突破，是引入“时间哲学”维度，成为“哲学隐喻体”。厉敏《暗礁与浮标》(2019)中“时间的网打捞沉船/却放走了所有的钟声”，将“时间”具象化为“渔网”。“打捞沉船”象征时间对物质过往的留存，在岁月的长河中，沉船作为历史的见证者被时间的网打捞起来，成为人们可以触摸和研究的历史遗迹；“放走钟声”则暗示时间在精神记忆中的流失，钟声往往代表着某种警示、情感或者文化符号，然而时间却无法留住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很多曾经的警示被遗忘，情感也逐渐淡化。以网的筛选性隐喻时间的矛盾性：既能留存实体，又无法留住无形的精神价值，使“渔网”具备哲学思辨的深度。

高鹏程在《渔业博物馆》(2018)里提到这样的内容，“在冬天的时候/把渔网高高竖在空中/任凭风持续不断地穿过它/这一穿就是一百年的空间/而雁阵呢/就像是一列鱼群/在虚无的海水之上划过”，这里借助“风穿渔网”的动态画面，赋予了渔网“时间见证者”的角色，“一百年”如此长的时间跨度，再加上“雁阵”和“鱼群”在空间上的转换，使得海陆之间的界限变得不再清晰。在冬季，渔网被高高竖起，风不断地穿过它，仿佛时间就在渔网的缝隙中来回穿梭，雁阵如同鱼群在天空这片“虚无的海水”中划过，打破了海陆的

界限，让人们感受到自然万物在时间与空间中的相互交融，使得渔网承载着对于生命流逝以及自然永恒的哲学思考。在这个场景当中，渔网则见证了时间的流动，以及生命在时间里的变化，然而自然依然按照自身规律永恒存在着，“渔网”则成了精神寄托的载体。

苗红年在《光曲》(2019)中写道：“星光坠入网兜/成为渔民失眠的筹码”，这延续了“情感承载”的属性，并且升级为“精神寄托”。“星光”是一个遥远的美好意象，在浩瀚无垠的夜空中，星光闪烁，代表着希望和美好，当它“坠入网兜”后，就成为了渔民失眠时的慰藉。在漫长的海上生活里，渔民们大多时候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险阻和压力，失眠成了常态，而此时，网兜中的星光就如同他们心中的希望之火，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支持。渔网从“承载过往情感”转变为“支撑当下精神”，成为渔民生活信念的象征，这丰富了“情感承载者”的内涵层次。

**新渔网里的“生态诗”  
映着舟山人海共生的图景**

当下，“保护海洋”已成为所有人的共同心愿。舟山积极开展“蓝色海湾整治行动”，对近海区域的废弃渔网进行清理工作，以此来保护珊瑚礁。渔民们也开始注重“可持续捕鱼”，在休渔期的时候，渔网被晾晒在岸边，成为渔村独特的一道风景，这些发生在人们身边的“生态故事”以及“日常小美好”，同样被诗人们融入到了诗歌创作之中。当下的“渔网”意象，在继承前两个阶段“情感”“文化”“哲学”内涵的基础之上，增添了“生态与生活”这一全新维度，使得该意象更加贴近当代现实所面临的议题。

孙虎《汛期》(2022)中“渔网在海底生长/成为珊瑚的另一种根系”，突破传统“渔网破坏生态”的现实认知，以“生长”“珊瑚根系”的积极意象，重构渔网与海洋生态的关系。在现实中，废弃的渔网常常对海洋生态造成破坏，然而在这首诗里，渔网却发生了奇妙的转变：锈蚀的铅坠在海床发芽，如同生命的新起点，渔网逐渐成为珊瑚的另一种根系，为珊瑚的生长提供支撑，隐喻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，从而回应当代生态保护议题。其《渔网考古层》(2022)中“在第四层淤沙中/渔网正与藤壶谈判归属条款”，则通过“淤沙中的渔网”与“藤壶”的互动，还原海洋生物与人类工具的共存状态，以“谈判归属权”的拟人化表达，暗喻人与自然对海洋资源的“争夺”，进一步深化生态主题，丰富了“渔网”意象的生态维度。

林明忠《潮间带》(2021)中“退潮时渔网挂在礁石上咳嗽/吐出一串未消化的塑料瓶”，则以拟人化的“咳嗽”“吐塑料瓶”，直接揭露“渔网”所代表的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的破坏。当退潮时，挂在礁石上的渔网仿佛有了生命，它的“咳嗽”声象征着海洋生态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发出的痛苦呼喊，“吐出一串未消化的塑料瓶”直观地展现了海洋中垃圾污染的现状，以批判视角呈现“渔网”的生态意义，与孙虎诗作形成“理想与现实”的生态反思对话。

除了生态，诗人们还把渔网写进了渔村日常。俞跃辉《嵊泗列岛》(2021)中“路灯盘绕如银亮的蛇/架在房前屋后的船、铁锚/渔网沿着路慢慢铺展/动荡以后就是安静”，将渔网从“海上劳作工具”转化为“渔村生活景观”。当夜幕降临在嵊泗列岛之时，路灯好似银亮的蛇蜿蜒盘旋着，而那些与渔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船、铁锚以及渔网等物品，沿着道路铺陈开来，共同构成了一幅独具特色的渔村景象。凭借呈现细腻的生活场景，诗人赋予了渔网一种“生活观察者”的角色：它不是宏大的文化或哲学符号，而是贴近日常生活富有诗意的载体，可捕捉到渔村生活的平淡与温馨之情。

同样在厉敏的《渔网的清晨》(2024)中“趁渔网还没张开眼/海风自由的畅想”，用拟人化的“张开眼”给予渔网生命感，描绘出清晨渔村“渔网未醒、海风自由”的静谧画面。在宁静、祥和的氛围中，诗人将“渔网”作为“生活诗意捕捉者”，使其内心更具烟火气息。

自20世纪末直至当下，“渔网”于舟山诗群的诗中呈现出不同模样，然而始终未曾脱离“舟山”这片海域，每一次“渔网”意象内涵的转变，皆是海岛人生活变化的真切反映，亦是舟山海洋文化持续发展的见证。当渔网的经纬线不再作为束缚海洋生命的枷锁，而是演变为连接往昔与未来、沟通人类与自然的文化神经网络之媒介时，中国海洋诗歌便已凭借其独特的审美表达以及深刻的思想内涵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别具特色的审美方案。

作者单位：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